

俄語同義詞、反義詞及 同音異義詞研究

克留耶娃等著



時代出版社

俄語同義詞、反義詞及同音異義詞研究

克留耶娃等著

王宜光譯

時代出版社

一九五五年·北京

內 容 提 要

本書是由三篇分別論述俄語同義詞、反義詞及同音異義詞的論文輯譯而成。著者不僅從學理上詳盡地分別評述了有關俄語的同義詞、反義詞及同音異義詞方面的各種見解和論點，而且用具體的淺近的實例解說了有關的問題。同義詞、反義詞和同音異義詞是什麼？它們的正確運用應當如何？這些問題在本書中都可以獲得正確的解答。

時 代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營業許可證出字 45 號

(北京東四錢糧胡同十四號)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外文印刷廠印刷 北京第三裝訂生產合作社裝訂

1955 年 4 月北京初版 195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開本：787×1092 1/32 印張：1-14/32 字數：29 千字

1—7,100 冊 定價：(5) 0.20 元

目 次

俄語同義詞·····	克留耶娃 (1)
論反義詞·····	基列耶夫 (20)
談談俄語同音異義詞問題·····	格爾金娜—費多魯克 (29)

俄語同義詞

克留耶娃

各種語言中都有大量的著作討論同義詞的問題。在詞彙學課程中講述同義詞。在文體指南教科書中設有專章講解同義詞。各種類型的同義詞彙實在不少，但是到目前為止，對於同義詞的本質，既沒有取得一致的意見，也沒有創立研究同義詞的方法。

人們對於同義詞本身的存在不無懷疑。德·阿藍貝爾早就說過：「我們的經驗證明，在我們的語言當中沒有兩個詞可以認為是真正的同義詞，也就是說，在任何情況下，不變更整個意思就可以互相代替的詞是不存在的。」

要知道，如果以為兩個詞相同，因而完全可以使它們互相代替的話，那末在一種語言當中我們就有了兩種不同的詞彙的體系，好像是兩種語言似的，——這是絕對不可能的。由於使語言更加富於旋律或悅耳的願望，也不可能使同一件事物具有雙重標記。所以兩個或幾個詞絕對相同是不可能的，因而也不應當根據這一原則來確定同義詞的含義。

所謂同義決不應該是毫無區別地、不問其目的如何便代以另外一個詞義相近的詞，而是在一定情況下所使用的許多類似詞彙中的一個最適當的詞。同義的基礎不應該是毫無區別的代替，而應該是使詞義確切化。

通常談到同義詞（синонимика），指的是詞彙學上的同

義詞，而沒有注意到文法學上的同義詞。必須劃清文法學上同義詞和詞彙學上同義詞以及介於兩者之間的構詞法上的同義詞（前後綴同義化）的界限。

現在我們只按照語言的現代狀態，而不是按照它的歷史發展過程，來談詞彙學上的同義詞。

讓我們來看一看詞彙學上的同義詞的含義是怎樣確定的。這裏我們遇到兩種觀點：邏輯觀點和文法邏輯觀點。邏輯觀點對於某個詞屬於這個或那個文法範疇的問題，不予重視。能够歸於同一個邏輯概念的語言現象都可以認為是同義詞。從這個觀點來看，名詞、動詞和形容詞都可以列入一種同義詞系列中去。

這種論點是不正確的，因為文法範疇在同義詞彙上有它自己的特徵。名詞、動詞和形容詞是依照各種不同的方法來構成同義詞的。它們由於同義詞系列中同義詞的數量，由於它們的具體性或抽象性，由於措詞上的特徵，由於與它們有關的各種聯想而有所不同。例如 учить（學習）一詞可以引出一系列同義詞：изучать（研究），заниматься（學習，用功），штудировать（精心研究），проходить（學習），但是，除此而外，從 учение（學說）一詞還可以聯想到同義詞 теория（理論，學理），而在動詞中就沒有它的同義詞。因此，採取文法邏輯的方法，構成同一文法範疇的同義詞是較為正確的。

不可根據在語言中僅只起輔助作用的、浸染着褒貶意味的詞來確定同義詞的含義。縱然單只有邏輯意義對於確定同義詞的含義來說，還是不夠的，但是以詞的概念性質為根據是較為適當的。

嚴格地說，意義完全相同的詞幾乎是不存在的。在語言中很少能夠碰到意義絕對符合的兩個相同的詞。意義上的區別，往往不易分辨出來，但是區別畢竟是有的。這就使同義詞成爲一種在任何情況下都決不能互相代替或互相代用的詞了。

通常所說的同義詞就是指那些在詞義的某一部分上相同或差不多相同，並在互相代替的可能性方面受一定限制的詞而言，這是因爲一旦超過相接近的界限，這些詞無論在意義上或使用上都有很大的差別。研究同義詞的任務就在於考察這些相同之點和相異之點。我們應當以語言的靈活性及選擇同義詞的自由性爲依據，但同時不要忘記一定的界限，要注意到所表達的意思的明顯性和正確性。

確定列入同義詞系列的詞的含義，就是要把和我們的詞有關係的那個意思確定起來，表達得更加明顯。

意義的共同性應該是確定同義詞含義的主要的東西。有時候，意義的共同性理解得過分廣泛，例如認爲 гореть (燃燒) 和 дымиться (冒煙) 這些詞是同義詞。只有把兩個詞歸結成爲一個主要的概念才能建立同義詞組。гореть 和 дымиться 並不是同義詞，因爲不能把它們歸結成爲一個主要的概念。гореть 主要的意義是燃燒的時候發光，而 дымиться 主要的意義是燃燒的時候冒煙。另外一方面，гореть 和 пылать (冒火焰) 是不容置疑的同義詞，因爲它們的主要的意義相似——都是發光的：一個詞的含義是在燃燒和冒焰時發光比較強烈，另一個詞的含義是在燃燒時發光不太強烈。

[意義的共同性] 包括在同義詞的一切定義中。

A. A. 列福爾馬茨基給同義詞下的定義是「發音不同但是具有同樣的或類似的意義的詞」（『語言學概論』，第三三頁）。

A. H. 格沃茲捷夫在『俄語文體概論』中給同義詞下的定義是「意義相近但不相同」的詞（第三〇頁）。

當我們考察其他許多定義的時候，我們在那些定義中也可以獲得一種類似的指示：同義詞就是具有共同意義和具有不同色彩的詞。

後一點——具有不同色彩——在同義詞定義中特別重要，因為在實際寫作中經常會碰到同義詞彼此毫無區別代替。

И. П. 巴甫洛夫關於第二信號系統的學說，幫助我們闡明同義詞聯系的機械作用。

詞這個萬能刺激物能夠作用於大腦的皮質，每一次都可以在現實生活的事實所引起的感覺之間建立起暫時的聯系。

與某一個詞相關聯的特殊的輔助性刺激物在建立暫時聯系中起很大的作用。

作為刺激物的詞，每一次都引起一系列的聯想；而這些聯想，是要看我們能不能說，譬如，положение（地位，情勢，態度）或 позиция（同前），лоб（額）或 чело（額）這樣的詞而有所不同的。在這種情況下，這些詞中每一個詞都具有一些特殊的輔助性的刺激物，而在這種或那種情況下發生的暫時的聯系也是不會相同的。

由此可見，從巴甫洛夫的理論觀點來看，每一個同義的詞和其他同義的詞比較起來都具有它特殊的色彩。

詞的潛在含義要比它在上下文的意義更為廣泛，表現同一概念的兩個同義詞，如果把它們加以區別的話，就會包括

有若干潛在的應用它們的可能性。

在確定同義詞本質時，把同義詞歸結成一個同一的或相近的概念，這只是闡明關鍵性問題的前半部，闡明關鍵性問題的後半部應該是把兩個同義詞之間的區別搞清楚，所以還必需把同義詞看做是反映客觀現實中同一事物的本質的、由於輔助性色彩而意義有所區別的、不是用以互相代替而是用以確定意思和我們對被說明的事物所持的態度的那些詞。

我們舉出 [當代英雄] 一書中一段文字來看：«…**Спо́рить** с ним (Грушницким) я никогда не мог. Он не **отвеча́ет** на ва́ши **возра́жения**, он вас не **слу́шает**. То́лько что вы остано́витесь, он начина́ет **длѣнную тира́ду**, по́видимому, имѣющую **связь** с тем, что вы **сказа́ли**, но кото́рая в са́мом де́ле есть то́лько продо́лжение его́ **со́бственной ре́чи**.» (和他——格魯什尼茨基——爭論，我是毫無辦法的，他對您的反駁不起反應，他不聽您的話。您剛一停下來，他就發表長篇議論，或許這種議論與您談的有關，但是事實上這種議論是他自說自話的續論而已。)這裏措詞是用 [瑪麗公主] 書翰體裁。我們看到，所有這些詞就色彩而論，全是中立性的體裁，而且不能用其他性質不同的同義詞來作任何代替。例如 **спо́рить** (爭論) 不能用 **пререка́ться** (頂嘴，小吵)，**дискути́ровать** (討論) 或 **вести́ прѣ́ния** (辯論) 這些詞來代替。同樣 **слу́шает** 也不能用 **внима́ет** ([古語] 傾聽，注意) 或 **внѣмлет** (同前) 來代替。但是我們看到 **тира́да** 這個詞脫離這種體裁，它可以用 **речь** 這個詞來代替。但是在下半段裏就有這一個詞。可能有這麼一個印象：即 **тира́да** 和 **речь** 兩個詞好像是爲

了避免重複而互相代替似的。但在事實上是這樣嗎？並不是這樣。萊蒙托夫之所以要使 *тирада* 這個詞在這段文字裏顯得很突出，就是爲了要表現出他對格魯什尼茨基的話所持的態度：*тирада* 這個詞作爲 *речь* 的同義詞，可以特意誇飾措辭，同時，把這個詞插入具有中立性評價詞彙的一段文字中正表現出對措辭所持的諷刺態度。

在確定同義詞的含義時，兩個同義詞的共同性和特殊因素都很重要。先研究兩個同義詞的特殊色彩後研究同義詞的共同性，在方法上較爲容易。

首先可以根據詞義中含有的特徵來辨別同義詞。例如：*ста́рый* 和 *старинный* 是同義詞，但是正像勞維津早就指出的，兩個詞的差別在於：自古以來就是如此的爲 *старинный*，而稱年齡長的則爲 *ста́рый*；*пахнуть* 和 *благоухать* 意義上有很大的差別：*пахнуть* 可以發出好氣味，也可以發出壞氣味，*благоухать* 則只是發出好氣味。在詞義方面，同義的詞有的可以包含另外一種意思，好像圓內包含有圓一樣（如 *пахнуть* 和 *благоухать*），有的可以在詞義範圍內某些方面互相結合起來，如 *рабо́та* 和 *заня́тия*。這兩個同義詞具有各種不同的附加的意義：作品可以稱爲 *рабо́та*，學習可以稱爲 *заня́тия*，這是 *рабо́та* 和 *заня́тия* 不同的地方，但是它們在勞動這個共同的意義上是結合起來的。

詞義中包含的特徵可能是多種多樣的：這裏需要談談該同義詞所固有的廣義的詞義和狹義的詞義，以及和詞根的實體意義相聯系的詞義等等。

同義詞中另外一個突出的特徵是它們的體裁的不同，有各式各樣的體裁色彩（*стилистическая окраска*），如

конь 和 лошадь (馬), живот 和 брюхо (肚子),

任何一個詞都含有體裁色彩，因為這種色彩含有對比的意味。拿 чело́ 這個詞和 люб 這個詞對比的結果，使我們領會到 чело́ 是一個體裁莊嚴的詞，因此可以說，普通的文學體裁和莊嚴的書面體裁以及低劣的體裁之間並沒有高下之分。詞的體裁色彩是一個不完全固定的概念。既然體裁是有一定目的的表現手段的統一體，那末我們就不能從上下文裏抽出一個詞給予它以一種固定的體裁上的特徵，чело́ 這個詞是一個莊嚴的古語詞，但是同時 чело́ 也是北方各地的方言，而這一個詞在當地具有另外一種體裁的特徵。бата́лия (戰鬥，會戰) 是屬於書面體裁的一個借用詞，但是作為古語詞，則屬於莊嚴的體裁，可是和破壞表現手段的統一體的詞配合一起使用時，它表現出相反的意義，變成一個諷刺性的對話用詞：«Ну, и бата́лия уже у нас, братец мой, разыгралась на собрании!» (喂，老兄，我們在會議上演出了一場大會戰！)

談到同義詞之間在體裁上的區別，我們要知道本國語詞和外來語詞在體裁上常常是不相同的。但是區別不僅在此，區別還在於借用詞和俄語中相當的詞比較起來，可能具有更為狹窄的意義，而且常常用作術語。

當確定同義詞體裁性質的時候，在借用詞當中會碰到像 форте́ция (要塞，堡壘) 這類顯然是非俄羅斯語源的詞，但還會碰到一些在語言中習用已久，單憑語源學知識也可以判定它們是非俄羅斯語詞幹的詞（例如土耳其語的 соба́ка, 狗），從體裁上看，這種情況會影響到詞的性質；例如俄語的 конь 和土耳其語的 лошадь：其中一個屬於較高尙的

體裁，另外一個屬於普通的體裁，在借用詞當中可以分辨出各種類型的古語詞，例如被俄語所排擠出去的詞 батáлия, фортéция, 和俄語詞並存的詞如 самолёт 和 аэроплáн, 以及在體裁上代表性質不同之詞的詞。

借用詞可以用在一部分日常應用的書面的體裁上，也可以用在莊嚴的高尙的體裁上或諷刺性的對話中，以及社會隱語中（例如用古語 променáд 代替 прогу́лка, 閒遊）。

在俄羅斯語源的詞彙中，應當把同義詞彙中佔很大部分位置的一類方言詞劃分出來，例如 sóпка (西伯利亞語)——горá 山, падь (西伯利亞語)——доли́на 谷, 等等。這些詞在體裁上是有區別的，因為它們是在某一部作品中表現「地方色彩」用的。方言中的同義詞材料最爲豐富，但是把它們收入字典時應當特別審慎，只能收錄已經在廣大地區中普遍流行的那些詞（例如上面所舉出的在西伯利亞方言中普遍流行的 sóпка 和 падь 這些詞）。

斯拉夫—俄羅斯古語的體裁特徵在語言中最爲顯著：ше́я (頸)——вья́, щё́ки (頰)——лани́ты, ру́ки (手)——дла́ни, 還有 го́род (城市)——град, воро́та (大門)——вратá 等等。

趣味低級的詞彙，即所謂鄙俗語，是一種特殊的體裁，這種特殊體裁也很不一致。

在全民語言的基礎上，把通常用於動物的詞轉移到人身上去而形成的鄙俗語詞彙如 мо́рда (嘴臉), ла́па (爪掌), издо́хнуть (「獸類」死掉) 應當和從各種隱語中借用來的盜賊黑話如 шама́ть (吃), слимо́нить (偷竊) 等等區別開來。

組成好像走向文學語言的過渡環節的鄙俗口語詞彙如

КОЛОТИТЬ (代替 БИТЬ), БОЛТАТЬ (代替 РАЗГОВАРИВАТЬ) 等等,也可以歸併到這一類中。

同義詞系列中的轉義問題在闡明某一詞的體裁特徵中是一個最複雜的問題。

如果談的不是已經喪失形象性的轉義詞,那末轉義在語言的體裁上起着很大的作用,但基本上在詩歌體裁中才使用轉義。例如 ТЁМНЫЙ (愚昧的,黑暗的)是 НЕГРАМОТНЫЙ (不識字的,文盲)的同義詞,而且可以一齊列入一個同義詞系列中,但是 СЛЕПОЙ (盲目的,盲人)這個詞,雖然也可以使用轉義來代替 НЕГРАМОТНЫЙ,可是不能作為一個更顯著地感覺到轉義的形象性的詞列入同義詞系列中去。

體裁上的同義詞總是富於褒貶意味的,而這就使它非常不穩定。

關於這一點,В. В. 維諾格拉多夫院士寫道:「富於褒貶色彩的詞的語義(詞義)範疇通常是很不穩定的。在某種語義範圍內,常常因為社會趨向於使用富於強烈的褒貶意味的同義詞而發生一些詞被另外一些詞所排擠的情況。例如,表現人的外觀或內在傾向的形容詞,通常都很富於褒貶的和表情的意味。具有此種作用的詞,很容易從民間方言中流入文學語言中去,而且作為一種體裁上富於褒貶色彩的同義詞構成它的組成部分。」^①

同義詞的應用及同義詞和我們語言中某些詞的主要聯系是同義詞互相區別的第三種類型。現在可以談談某一個詞的

① [一九五一年六月語言學科學代表會議的報告與文件集],國立莫斯科大學出版;В. В. 維諾格拉多夫:「斯大林的著作『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和蘇維埃語言科學的發展」。

使用頻率。例如，在區別同義詞 бой 和 сражение 時起着巨大作用的，是 бой 這個詞的較大的使用頻率。但是從同義詞應用的觀點來看，單是使用頻率還不足以說明同義詞的特徵。同義詞的習用範圍具有極大作用，如果一個同義詞經常和相同的一些詞搭配使用，那就產生一條固定的詞的搭配規則，即這個同義詞和某些詞可以搭配使用而和另外一些詞就不可以搭配使用。例如，我們可以說 крупный скот (大牲畜，牛)，而不說 большой скот，我們可以說 мелкие деньги (少量的錢)，而不說 маленькие деньги，等等。根據這一條搭配規則，就產生許多相當於一個詞的慣用成語。

這三個部分——詞義上的區別，體裁上的區別和應用上的區別——當確定同義詞區別的時候都應該是主要的依據，但這三部分當中每一部分都有它自己的組成部分。

並不是所有的詞都有同義詞。詞裏邊沒有只有一個意義的同義詞，可是既然只有專門術語才真正只有一個意義，那末專門術語就照例不能有同義詞。пенициллин (盤尼西林)，натрий (鈉)，хлор (氯) 以及其他術語都沒有同義詞。

但是關於術語方面的同義詞問題往往不怎麼明顯。首先我們在術語中常常碰到 вербальный-словесный (口語的)，ассимиляция—уподобление (同化) 這種類型的仿譯詞。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也沒有理由拋棄仿譯同義詞。仿譯的同義詞，就其在詞法的構成來看，比借用的外來語的術語較為顯明，對我們的感受也不同，而且會使人聯想到詞根的實體的意義上去。

術語同義詞還有一種來源：那就是方言。術語是科學上

採用的一種詞，是爲了特別清晰地劃分兩個現象之間的界限的、意義狹隘的詞。但是應當怎樣根據這個觀點來考察植物學上的同義詞 *йрис* (鳶尾花) *петушок*, *касáтик* 呢？當然，就植物學上通用的術語來說，只有 *йрис* 一詞才是術語。但是要知道，不管 *петушок* 也好，*касáтик* 也好，雖然是兩個不同的方言詞 (*петушок* 是南方各地的方言，*касáтик* 是北方各地的方言)，但它們指的都是植物學上叫作 *йрис* 的那種花。所以不能不認爲這些詞是只有一個意義的術語的同義詞的一種特殊形式。關於婉轉表現法的同義詞，例如各種病名的同義詞 (試比較 «*дурная болéзнь*» 花柳病)，也可以這樣說。在術語問題上，我們常常碰到全民語言中的詞用作術語意義的現象。例如 *пёс* (狗) 是天文學上的術語 (*созвездие Пса* —— 天狗星座)，*собака* (狗) 是動物學上的術語等等。關於這種用法將在同義詞的區別第三部分中，即在同義詞用法區別中，要附帶加以說明，而最後我們還要去研究成語學。

因此，術語也像其他詞彙一樣，可以有同義詞。

語言中大部分詞都有各種類型的同義詞，甚至專有名詞也不能例外。要知道 *Санкт-Питербурх* (聖彼得堡)，*Петербург*——*Петроград* (彼得堡——彼得格勒) 和 *Питер* (彼得)——這是些具有不同色彩的同義詞。例如，同一個專有名詞，如果拼寫形式不同，就成爲某種體裁上的同義詞：試比較 *Мария* 和 *Марья*，*Ирина* 和 *Арина*。

問題不在於這個或那個詞沒有同義詞，而在於不可把種類不同的詞和同義詞相提並論。

首先不可把種和類以及同一種類的亞種和亞類的概念相提並論。例如在 А. В. 赫列布尼科夫 [俄羅斯語言和文

學之研究] (一九五〇年教育出版社出版) 一書裏，在 **ária** (歌) 這個主腦詞下面列有：пéсня (歌)，серенада (小夜曲)，мелóдия (曲調)，кавати́на (獨唱曲) 等詞；在 **ávтор** (著者) 這個主腦詞下面列有：пи́сатель (作家)，сочини́тель (著作者)，состави́тель (編者)，драмату́рг (劇作家)，беллетри́ст (小說家)，поэ́т (詩人)，журнали́ст (記者)，композито́р (作曲家) 等詞。顯然這裏所列舉的都不是同義詞。

在巴甫洛夫—石什金所做的一張過時的、作廢的同義詞詞彙一覽表上，在 **оде́жда** (衣服) 這個主腦詞下面列有：пла́тье (女長衫)，костю́м (西服)，наря́д (盛裝)，о́блачение (法衣)，ри́зы (袈裟)，гардеро́б (服飾)，туале́т (裝束)，убо́р (服裝)，фо́рма (制服)，па́ра (男子的衣服)，тро́йка (全套西服)，пиджа́к (上衣)，сюрту́к (大禮服)，фра́к (燕尾服)，брю́ки (褲子)，жиле́т (背心)，оде́яние (衣裳)，мунди́р (軍服，制服)。這張表顯然也是有毛病的。

不可把具有鮮明的打消意味的詞和沒有這種意味的詞相提並論，例如 ло́шадь (馬) 不是 кля́ча (騾馬，瘦馬) 的同義詞，поэ́т (詩人) 不是 стихопле́т (拙劣的詩人，打油詩人) 的同義詞。

也不可把表示不同的社會現象的詞相提並論。горо́довой (沙皇時代的警察) 無論如何不能是 милиционе́р (民警) 的同義詞，雖然他們都必須維持城市秩序，他們的職責一部分是相同的。由於社會時代不同，就不能把他們相提並論，也可以比較一下像 общи́на (公社) 和 колхо́з (集體農莊)，

соревнование (競賽) 和 конкуренция (競爭) 這些成對的詞，這是一些屬於不同社會制度的詞，所以不能相提並論。

那些具有共同意義而由於特殊色彩組成一類新的意義的詞也不能相提並論。例如：трудиться (勞動) 和 корпеть (苦幹) 不是同義詞。因為 корпеть 具有「吃力地勞動」這個補充的意義，那麼這種意義就組成特殊的一類：корпеть——надсаживаться (過勞傷身)。

不能根據語言中兩個詞習慣上的同等使用而構成同義詞。例如 достижение (成就) 和 результат (結果) 兩個詞在語言中雖然常常互相代替，但不是同義詞。因為「結果」可能各有不同，而「成就」必須以「優良的結果」——「成功」為前提。

因此，下列各種概念的詞彼此不能構成同義詞：1) 種和類，2) 同一種類的亞種和亞類的概念，3) 具有打消意味的詞和沒有打消意味的詞，4) 屬於不同社會制度的詞，5) 具有超出本義範圍的特殊補充色彩的詞，6) 由於經常代替而從原文裏無區別地抽出來的詞。

一個詞可能具有幾種意義。那末這就不能不提出同義詞的核心詞 (стержневое слово) 這一個問題。例如 пачкать (弄髒) 這個詞有兩個同義詞系列：1) 它的本義是：грязнить (弄髒)，мазать (染污)；2) 它的轉義是：позорить (侮辱)，чернить (誣衊)，позорить (使...受到恥辱)，пятнать (玷污)，клеить (辱罵)，компрометировать (敗壞...的聲名)，還有 первый 這個詞也可以有兩個系列：1) начальный (最初)；2) лучший (最好)，работа 既指 1) труд (勞動)，又指 2) 勞動的成果——произведение (著